

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古今說海卷二十五

明 陸楫 編

說淵五 別傳五

崑崙奴傳 闕名

唐大歷中有崔生者其父為顯僚與蓋代之勳臣一品者熟生是時為干牛其父使往省一品疾生少年容貌如玉性稟孤介舉止安詳發言清雅一品命妓軸簾召

生入室生拜傳父命一品忻然慕愛命坐與語時三妓人艷皆絕代居前以金甌貯緋桃而擘之沃以甘酪而進一品遂命衣紅綃妓者擎一甌與生食生少年赧妓輩終不食一品命紅綃妓以匙而進之生不得已而食妓哂之遂告辭而去一品曰郎君閒暇必須一相訪無間老夫也命紅綃送出院時生回顧妓立三指又反掌者三然後指胷前小鏡子云記取餘更無言生歸達一品意返學院神迷意奪語減容沮恍然凝思日不暇食

但吟詩曰悞到蓬山頂上遊明璫玉女動星眸朱扉半
掩深宮月應照瓊芝雪艷愁左右莫能究其意時家中
有崑崙磨勒顧瞻郎君曰心中有何事如此抱恨不已
何不報老奴生曰汝輩何知而問我襟懷間事磨勒曰
但言當為郎君釋解遠近必能成之生駭其言異遂具
告知磨勒曰此小事耳何不早言之而自苦耶生又白
其隱語勒曰有何難會立三指者一品宅中有十院歌
姬此乃第三院耳反掌三者數十五指以應十五日之

數宵前小鏡子十五夜月圓如鏡令郎君來耳生大喜
不自勝謂勒曰何計而能達我鬱結耶磨勒笑曰後夜
乃十五夜請深青絹兩匹為郎君製束身之衣一品宅
有猛犬守歌妓院門外常人不得輒入入必噬殺之其
警如神其猛如虎即曹孟海州之犬也世間非老奴不
能斃此犬耳今夕當為郎君搗殺之遂宴犒以酒肉至
三更攜鍊椎而往食頃而回曰犬已斃訖固無障塞耳
是夜三更與生衣青衣遂負而逾十重垣乃入歌妓院

內止第三門繡戶不扃金缸微明惟聞妓長嘆而坐若
有所伺翠鬟初墜紅臉纔舒幽恨方深殊愁轉結但吟
詩曰深谷鶯啼恨阮郎偷來花下解珠璫碧雲飄斷音
書絕空倚玉簫愁鳳凰侍衛皆寢隣近聞然生遂掀簾
而入姬默然良久躍下榻執生手曰知郎君穎悟必能
默識所以手語耳又不知郎君有何神術而至此生具
告磨勒之謀負荷而至姬曰磨勒何在曰簾外耳遂召
入以金甌酌酒而飲之姬白生曰某家本居朔方主人

擁旄逼為姬僕不能自死尚且偷生臉雖鉛華心頗鬱
結縱玉筋舉饌金鑪泛檠雲屏而每近綺羅繡被而常
眠珠翠皆非所願如在桎梏賢爪牙既有神術何妨為
脫狴牢所願既伸雖死不悔請為僕隸願侍光容又不
知郎君高意如何生愀然不語磨勒曰娘子既堅確如
是此亦小事耳姬甚喜磨勒請先為姬負其囊橐粧奩
如此三復焉然後曰恐遲明遂負生與姬而飛出峻垣
十餘重一品家之守禦無有警者遂歸學院而匿之及

旦一品家方覺又見犬已斃一品大駭曰我家門垣從來邃密扃鑰甚嚴勢似飛躡寂無形跡此必是一大俠矣無更聲聞徒為患禍耳姬隱崔生家二歲因花時駕小車而遊曲江為一品家人潛誌認遂白一品一品異之召崔生而詰之事懼而不敢隱遂細言端由皆因奴磨勒負荷而去一品曰是姬大罪過但郎君驅使踰年即不能問是非某須為天下人除害命甲士五十人嚴持兵仗圍崔生院使擒磨勒磨勒遂持匕首飛出高垣

瞥若翹翎疾同鷹隼攢矢如雨莫能中之頃刻之間不知所向然崔家大驚愕後一品梅懼每夕多以家童持劍戟自衛如此周歲方止十餘年崔家有人見磨勒賣藥於洛陽市容髮如舊耳

古今說海卷二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古今說海卷二十六

明 陸楫 編

說淵六

別傳六

鄭德璘傳

關名

貞元中湘潭尉鄭德璘家居長沙有親表居江夏每歲一往省焉中間涉洞庭歷湘潭多遇老叟棹舟而鬻菱芡雖白髮而有少容德璘與語多及玄解詰曰舟無楫

糧何以為食叟曰菱芡耳德璘好酒每挈松醪春過江
夏遇叟無不飲之叟飲亦不甚媿荷德璘抵江夏將返
長沙駐舟于黃鶴樓下傍有醴賈韋生者乘巨舟亦抵
于湘潭其夜與隣舟告別飲酒韋生有女居于舟之柁
樓隣舟女亦來訪別二女同處笑語夜將半聞江中有
秀才吟詩曰物觸輕舟心自知風恬浪靜月光微夜深
江上解愁思拾得紅蕖香惹衣隣舟女善筆札因覩韋
氏粧奩中有紅牋一幅取而題所聞之句亦哦吟良久

然莫曉誰人所製也及旦東西而去德璘舟與韋氏舟
同離鄂渚信宿及暮又同宿至洞庭之畔與韋生舟楫
頗以相近韋氏美而艷瓊英膩雲蓮蓋瑩波露濯舜姿
月鮮珠彩於水窻中垂鈎德璘因窺見之甚悅遂以紅
綃一尺上題詩曰纖手垂鈎對水窻紅葉秋色艷長江
既能解珮投交甫更有明珠乞一雙彊以紅綃惹其鈎
女因收得吟翫久之然雖諷讀即不能曉其義女不工
刀札又恥無所報遂以鈎絲而投夜來隣舟女所題紅

牋者德璘謂女所製疑思頗悅喜暢可知然莫曉詩之意義亦無計遂其疑曲由是女以所得紅綃繫臂自愛惜之明月清風韋舟遽張帆而去風勢將緊波濤恐人德璘小舟不敢同越然意殊恨恨將暮有漁人語德璘曰向者賈客巨舟已全家没于洞庭矣德璘大駭神思恍惚悲惋久之不能排抑將夜為弔江妹詩二首曰湖面狂風且莫吹浪花初綻月光微沉潛暗想橫波淚得共鮫人相對垂又曰洞庭風軟荻花秋新没青娥細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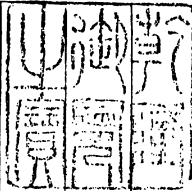
愁淚滴白蘋君不見月明江上有輕鷗詩成醉而投之
精貫神祇至誠感應遂感水神持詣水府府君覽之召
溺者數輩曰誰是鄭生所愛而韋氏亦不能曉其來由
有主者搜臂見紅綃而語府君曰德璘異日是吾邑之
明宰況曩有義相及不可不曲活爾命因召主者攜韋
氏送鄭生韋氏視府君乃一老叟也逐主者疾趨而無
所礙道將盡覩一大池碧水汪然遂為主者推墮其中
或沉或浮亦甚困苦時已三更德璘未寢但吟紅牋之

詩悲而益苦忽有物觸舟然舟人已寢德璘遂秉炬照之見衣服彩繡似是人物驚而拯之乃韋氏也繫臂紅綃尚在德璘喜驟良久女蘇息及曉方能言乃說府君感君而活我命德璘曰府君何人也終不省悟遂納為室感其異也將歸長沙後三年德璘當調選欲謀醴陵令韋氏曰不過作巴陵耳德璘曰子何以知韋氏曰向者水府君言是吾邑之明宰洞庭乃屬巴陵此可驗矣德璘志之選果得巴陵令及至巴陵縣使人迎韋氏舟

楫至洞庭側值逆風不進德璘使傭篙工者五人而迎之內一老叟挽舟若不為意韋氏怒而唾之叟回顧曰我昔水府活汝性命不以為德今反生怒韋氏乃悟恐悸召叟登舟拜而進酒果叩頭曰吾之父母當在水府可省覲否曰可須叟舟楫似没于波然無所苦俄到往時之水府大小倚舟號慟訪其父母父母居止儼然第舍與人世無異韋氏詢其所須父母曰所溺之物皆能至此但無火化所食惟菱芡耳持白金器數事而遺女

曰吾此無用處可以贈爾不得久停促其相別韋氏遂
哀慟別其父母叟以筆大書韋氏巾曰昔日江頭菱芡
人蒙君數飲松醪春沽君家室以為報珍重長沙鄭德
璘書訖叟遂為僕侍數百輩自舟迎歸府舍俄頃舟却
出于湖畔一舟之人咸有所覩德璘詳詩意方悟水府
老叟乃昔日鬻菱芡者歲餘有秀才崔希周投詩卷于
德璘內有江上夜拾得芙蓉詩即韋氏所投德璘紅牋
詩也德璘疑詩乃詰希周對曰數年前泊輕舟于鄂渚

江上月明時當未寢有微物觸舟芳馨襲鼻取而視之
乃一東芙蓉也因而製詩既成諷咏良久敢以實對德
璘歎曰命也然後更不敢越洞庭德璘官至刺史



古今說海卷二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古今說海卷

二十七至
三十五

詳校官中書臣吳璜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琪

校對官中書臣郭晉

謄錄監生臣趙鳴臬

欽定四庫全書

古今說海卷二十七

明 陸楫 編

說淵七

別傳七

李章武傳

闕名

李章武字飛卿其先中山人而敏博遇事便了工文學業皆得極至雖弘道自高惡為潔飾而美貌閒容即之溫然少與清河崔信友善信亦雅士多聚古物以章

武精敏每咨訪辯論皆洞達玄微研究原本時人比之
張華貞元三年崔信任華州別駕章武自長安詣數日
出行於市北街見一婦人甚美因給信云須州外與親
故知聞遂賃舍於美人之家主人姓王此則其子婦也
乃悅而私焉居月餘日所計用直三萬餘子婦所供費
倍之既而兩心克諧情好彌切無何章武繫事告歸長
安殷勤叙別章武留交頸鴛鴦綺一端仍贈詩曰鴛
鴦綺原闕知結幾千絲別後尋交頸應傷未別時子婦答

白玉指環一隻贈詩曰念子還相思見環重相憶願君
永持翫循環無終極章有僕楊果者子婦齎錢一千以
獎其敬事之勤既別積八九年章武家長安亦無從與
之相聞至貞元十一年因友人張元宗寓居下邳縣章
武又自京師與元會忽思曩好乃迴車涉渭而訪之日
暝達華州將舍于王氏之室至其門則闕無行跡但外
有賓榻而已章武以為下里或廢業即農暫居郊野或
親賓邀聚未始歸復但休止其門將別適他舍見東隣

之婦就而訪之乃云王氏之長老皆捨業而出遊其子婦歿已再周矣又詳與之談即云某姓楊第六為東隣妻復訪郎何姓章武具語之又云曩曾有僕姓楊名果乎曰有之因泣告曰某為里中婦五年與王氏善交嘗曰我夫室猶如傳舍閱人多矣其於往來見調者皆殫財窮產甘解厚誓未嘗動心頃歲有李十八郎曾舍于我家我初見之不覺自失後遂私倚枕席實蒙歡愛今與之別累年矣思慕之心或竟日不食終夜無寢我家

人故不可託復被彼夫東西不時會遇脫有至者願以物色名氏求之如不參差相託祇奉并語深意但有僕夫楊果即是不二三年子婦寢疾臨死復見託曰我本寒微曾辱君子厚顧心常感念久以成疾自料不治曩所奉託萬一至此願申九泉銜恨千古睽離之思仍乞留止此舍冀神會於髣髴之中章武力求隣婦為開門命從者市薪芻食物方將具裋席忽有一婦人持箒出房掃地隣婦亦不之識章武因訪所從來云是舍中人

又逼而詰之即徐曰王家亡婦感郎恩情將見會恐生
怪怖故使相聞章武許諾云章武所由來者誠為此也
雖顯晦殊途人皆忌憚而思念情至實所不疑語畢執
筵人欣然而去逡巡映門即不復見乃具飲饌呼茶自
食飲畢安寢至二更許燈在床之東南忽爾稍暗如此
再三章武心知有變因命移燭背牆置室東南隅旋聞
西北角窸窣有聲如有人形冉冉而至五六步即可辨
其狀貌衣服乃主人子婦也與昔見不異但舉止浮急

音調輕清耳章武下床迎擁攜手歎若平生之歡自云
在冥錄以來都忘親戚但思君子之心如平昔耳章武
倍與狎暱亦無他異但數請令人視明星若出當須還
不可久住每交歡之暇即懇託在隣婦楊氏云非此人
誰達幽恨至五更有人告可還予婦泣下牀與章武連
臂出門仰望天漢遂嗚咽悲怨却入室自於裙帶上解
錦囊囊中取一物以贈之其色紺碧質又堅密似玉而
冷狀如小葉章武不之識也子婦曰此所謂鞞鞞寶出

崑崙玄圃中彼亦不可得妾近與西岳玉京夫人戲見
此物在衆寶瑤上愛而訪之夫人遂假以相授云洞天
羣仙每得此一寶皆為光榮以即奉玄道有精識故以
投獻常願寶之此非人間之有遂贈詩曰河漢已傾斜
神蒐欲超越願郎更迴抱終天從此訣章武取白玉寶
簪一以酬之并答詩曰分從幽顯隔豈謂有佳期寧辭
重重別所歎去何之因相持泣良久子婦又贈詩曰昔
辭懷後會今別便終天新悲與舊恨千古閉窮泉章武

答曰後期杳無約前恨已相尋別路無行信何因得寄
心款曲叙別訖遂却赴西北隅行數步猶回顧拭淚云
李郎無捨念此泉下人復哽咽佇立視天欲明急趨至
角即不復見但空室窅然寒燈半滅而已章武乃促裝
却自下邳歸長安武定堡下邳羣官與張元宗攜酒宴
飲既酣章武懷念因即事賦詩曰水不西歸月暫圓令
人恨望古城邊蕭條明早分歧路知更相逢何歲年吟
畢與羣官別獨行數里又自諷誦忽聞空中有歎賞音

調悽惻更審聽之乃王氏子婦也自云冥中各有地分
今於此別無日交會知郎思眷故冒陰司之責遠來奉
送千萬自愛章武愈感之及至長安與道友隴西李訪
話亦感其誠而賦詩曰石沉遼海闊劍別楚天長會合
知無日離心滿夕陽章武既事東平丞相府因問呂玉
工視所得鞞鞫寶工亦不知不敢雕刻後奉使大梁又
呂玉工麤能辨乃因其形雕作榭葉象奉使上京每以
此物貯懷中至市東街偶見一胡僧忽近馬叩頭云君

有寶玉在懷乞一見爾乃引於靜處開視僧捧翫移時
云此天上至物非人間有也章武後往來華州訪遺楊
六娘至今不絕

古今說海卷二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古今說海卷二十八

明 陸楫 編

說淵八 別傳八

韋自東傳 闕名

貞元中有韋自東者義烈之士也嘗遊太白山棲止段將軍莊段亦素知其壯勇者一日與自東眺望山谷見一徑甚微若舊有行跡自東問主人曰此何詣也將軍

曰昔有二僧居此山頂殿宇宏壯林泉甚佳蓋開元中萬回師弟子所建也似驅役鬼工非人力所能及或聞樵者說其僧為野叉所食今絕蹤二三年矣又聞人說有二野叉在於此山亦無人敢窺焉自東怒曰余操心在乎侵暴野叉何類而敢噬人今夕必挈野叉首至于門下將軍止之曰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自東不顧仗劍奮衣而往勢不可遏將軍悄然曰韋生當其咎耳自東捫蘿躡石至於精舍悄寂無人覩二僧房大敞其戶履

錫俱在衾枕儼然而塵埃凝積其上又見佛堂內細草茸茸似有巨物偃寢之處四壁多挂野彘玄熊之類或庖炙之餘亦有鍋鑊柴薪自東乃知樵者之言不謬耳度其野又未至遂拔栢樹徑大如椀去枝葉為大杖扃其戶以石佛拒之是夜月白如晝夜未分野又挈鹿而至怒其扃鏞大叫以首觸戶折其石佛而踣於地自東遂以栢樹搗其腦再舉而斃之拽之入室又闔其扉頃之復有野又繼至似怒前歸者不接已亦哮吼觸其扉

復踏于戶闕又搗之亦斃自東知雌雄已殞應無儕類
遂掩闕烹鹿而食及明斷二野义首挈餘鹿而示段段
大駭曰真周處之儔矣乃烹鹿飲酒盡歡遠近觀者如
堵有道士出於稠人中揖自東曰某有衷懇欲披告于
長者可乎自東曰某一生急人之急何為不可道士曰
某棲心道門懇志靈藥非一朝一夕耳三二年前神仙
為吾配合龍虎丹一爐據其洞而修之有日矣今靈藥
將成而數有妖魔入洞就爐擊觸藥幾飛散思得剛烈

之士仗劔衛之靈藥倘成當有分惠未知能一行否自東踊躍曰乃平生所願也遂仗劔從道士而去躋險躡峻當太白之高峯將半有一石洞可百餘步即道士燒丹之室唯弟子一人道士約曰明晨五更初請君仗劔當洞門而立若見有怪物但以劔擊之自東曰謹奉教久立燭於洞門外伺之俄頃果有巨虺長數丈金目雪牙毒氣氤鬱將欲入洞自東以劔擊之似中其首俄頃若輕霧而化去食頃又有一女子顏色艷麗執芰荷之

花緩步而至自東又以劍拂之若雲氣而滅食頃將欲
曙有道士乘雲駕鶴導從甚嚴勞自東曰妖魔已盡吾
弟子丹將成矣吾當來為證也盤旋候明而入語自東
曰喜汝道士丹成今有詩一首汝可繼和詩曰三秋稽
顙叩真靈龍虎交時金液成絳雪既凝身可度蓬壺頂
上綵雲生自東詳詩意曰此道士之師遂釋劍而禮之
俄而突入藥鼎爆烈更無遺在道士慟哭自東悔恨自
咎而已二人因以泉滌其鼎器而飲之自東後更有少

容而適南嶽莫知所止今段將軍莊尚有野义觸牖見
在道士亦莫知所之

古今說海卷二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古今說海卷二十九

明 陸楫 編

說淵九

別傳九

趙合傳

闕名

進士趙合貌溫氣直行義甚高太和初遊五原路經砂磧覩物悲歎遂飲酒與僕使並醉因寢于砂磧中宵半醒月色皎然聞砂中有女人悲吟曰雲鬢消盡轉蓬稀

理骨窮荒無所依牧馬不嘶沙月白孤魂空逐鴈南飛
合遂起而訪焉果有一女子年猶未笄容色絕代語合
曰某姓李氏居于奉天有姊嫁洛源鎮帥因往省焉道
遭党羌所虜至此過殺劫其首飾而去後為路人所悲
掩于沙內經今三載知君頗有義心儻能為歸骨於奉
天城南小李村即某家扮榆耳當有奉報合許之請示
其掩骼處女子感泣告之合遂收其骨包於橐中旬旦
俄有紫衣丈人躍騎而至揖合曰知子仁而義信而廉

女子谷祈尚有感激我李文悅尚書也元和十三年分
守五原為犬戎三十萬圍逼城池之四隅兵各厚數十
里連弩灑雨飛梯排雲穿壁決壕晝夜攻擊城危若累
卵大有瓦解之勢當其時禦捍之兵纔三千激勵其居
人婦女老幼負土而立者不知寒餒犬戎於城北建獨
脚樓高數十丈城中巨細咸得窺之某遂設奇定計其
樓立毀羌酋愕然以為神功又語城中人曰慎勿拆屋
燒吾且為汝取薪積於城下許人鈎上又太陰稍晦即

聞城之四隅多有人物行動聲云以夜攻城城中懾慄不敢暫安某曰不然潛以鐵索下燭而照之乃空驅牛羊行背其城兵士稍安又西北隅被攻推十餘丈將遇昏晦羣寇大喜縱酒狂歌云候明晨而入某以馬弩五百張而擬之遂下皮牆障之一夕併工暗築不使有聲滌之以水時嚴寒來日冰堅城之瑩如銀不可攻擊又羌酋建大將之旗乃贊普所賜立之於五花營內某夜穿壁而奪之如飛衆羌號泣誓請還前擄掠之人而贖

其旗納其老幼婦女百餘人待其盡歸然後擲旗而還之時邠涇救兵二萬人臨其境股慄不進如此相持三十七日羌酋乃遙拜曰此城內有神將吾今不敢欺遂卷甲而去不信宿達宥州一晝夜而攻破其城老小三萬人盡遭虜去以此利害則余之功及斯城不細但當時賞罰無章不得仗節出此城空加一貂蟬耳余聞鍾陵韋大夫舊築一隄將防水潦後三十年尚有百姓及廉問周公感其功而奏立德政碑峨然若余當時守壁

不堅城中之人盡為遠羌之賤隸豈存今日子孫乎知
子有心請白其百姓諷其州尊與立德政碑足矣言訖
長揖而去合既受教就五原以語百姓及刺史俱以為
妖不聽惆悵而返至沙中又逢昔日神人謝曰君為言
五原無知之俗刺史不明此城當有大災方與祈求幽
府吾言於五原之事不諧此意亦息其禍不三旬而及
矣言訖而沒果如期災生五原城饑死萬人老幼相食
合挈女骸骨至奉天訪得小李村而葬之及明日道側

遇昔日女子曰感君之義吾之大父乃貞元中得道之士有演參同契續混元經子能窮之龍虎之丹不日而成矣合受之女子已沒合遂捨舉究其玄微居于少室燒之一年能使瓦礫為金寶二年能起斃者三年餌之度世今時有人遇之於嵩嶺耳

古今說海卷二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古今說海卷三十

明 陸楫 編

說淵十 別傳十

杜子春傳 闕名

杜子春者周隋間人少落魄不事家產以心氣閒縱嗜酒邪遊資產蕩盡投於親故皆以不事事之故見棄方冬衣破腹空徒行長安中日晚未食彷徨不知所往於

東市西門饑寒之色可掬仰天長吁有一老人策杖於前問曰君子何歎子春言其心且憤其親戚疎薄也感激之氣發於顏色老人曰幾緡則豐用子春曰三五萬則可以活矣老人曰未也更言之十萬曰未也乃言百萬亦曰未也曰三百萬乃曰可矣於是袖出一緡曰給子今夕明日午時俟子於西市波斯邸慎無後期及時子春往老人果與錢三百萬不告姓名而去子春既富蕩心復熾自以為終身不復羈旅也乘肥衣輕會酒徒徵

絲竹歌舞於倡樓不復以治生為意一二年間稍稍而盡衣服車馬易貴從賤去馬而驢去驢而徒倏忽如初既而復無計自嘆於市門發聲而老人到握其手曰君復如此奇哉吾將復濟子幾緡方可子春慚不對老人因逼之于春愧謝而已老人曰明日午時來前期處子春恐愧而往得錢一十萬未受之初發憤以為從此謀生石季倫猗頓小豎耳錢既入手心又翻然縱適之情又却如故不三四年間貧過舊日復遇老人於故處子

春不勝其愧掩面而走老人牽裾止之曰嗟乎拙謀也
因與三十萬曰以此不痊則子貧在膏肓矣子春曰吾
落魄邪遊生涯罄盡親戚豪族無相顧者獨此叟三給
我我何以當之因謂老人曰吾得此人間之事可以立
孤孀可以足衣食於名教復圓矣感叟深惠立事之後
唯叟所使老人曰吾心也子治生畢來歲中元見我於
老君雙檜下子春以孤孀多寓淮南遂轉資揚州買良
田百頃郭中起甲第要路置邸百餘間悉召孤孀分居

第中婚嫁甥姪遷祔旅擯恩者煦之讐者復之既畢事
及期而往老人者方嘯於二檜之陰遂與登華山雲臺
峯入四十里餘見一居處室屋嚴潔非常人居綵雲遙
覆鸞鶴飛翔其上有正堂中有藥爐高九尺餘紫焰光
發灼煥窻戶玉女數人環爐而立青龍白虎分據前後
其時日將暮老人者不復俗衣乃黃冠絳帔士也持白
石三丸酒一卮遺予春令速食之訖取一虎皮鋪于內
西壁東向而坐戒曰慎勿語雖尊神惡鬼夜叉猛獸地

獄及君之親屬為所囚縛萬苦皆非真實但當不動不語耳安心莫懼終無所苦當一心念吾所言言訖而去子春視庭唯一瓦甕中滿貯水而已道士適去而旌旗戈甲千乘萬騎遍滿崖谷來呵叱之聲動天地有一人稱大將軍身長丈餘人馬皆著金甲光芒射人親衛數百人拔劍張弓直入堂前呵曰汝是何人敢不避大將軍左右疎劍而前逼問姓名又問作何物皆不對問者大怒催斬爭射之聲如雷竟不應將軍者拗怒而去俄

而猛虎毒龍狡狎獅子蝮蛇萬計哮吼拏攫而前爭欲搏噬或跳過其上子春神色不動有頃而散既而大雨滂澍雷電晦暝火輪走其左右電光掣其前後目不得開須臾庭際水深丈餘流電吼雷勢若山川開破不可制止瞬息之間波及坐下子春端坐不顧未頃而散將軍者復來引牛頭獄卒奇貌鬼神將大鑊湯而置子春前長槍刃又四面迨迎傳命曰肯言姓名即放不肯言即當心又取置之鑊中又不應因執其妻來梓於堦下

指曰言姓名免之又不應乃鞭捶流血或射或斫或者燒苦不可忍其妻號哭曰誠為陋拙有辱君子然幸得執巾櫛奉事十餘年矣今為尊鬼所執不勝其苦不敢望君匍匐拜乞但得公一言即全性命矣人誰無情君乃忍惜一言雨淚庭中且呪且罵子春終不顧將軍且曰吾不能毒汝妻耶令取剉碓從脚寸寸剉之妻叫哭愈急竟不顧之將軍曰此賊妖術已成不可使久在世間勅左右斬之斬訖魂魄被領見閻羅王王曰此乃

雲臺峯妖民乎促付獄中於是鎔銅鐵杖碓搗磨火
坑鑊湯刀山劔林之苦無不備嘗然心念道士之言亦
似可忍竟不呻吟獄卒告受罪畢王曰此人陰賊不合
侍作男宜令作女人配生宋州單父縣丞王勤家生而
多病針灸醫藥之苦畧無停日亦嘗墜火墮床痛苦不
齊終不失聲俄而長大容色絕代而口無聲其家目為
啞女親戚相狎侮之萬端終不能對同鄉有進士盧珪
者聞其容而慕之因媒氏求焉其家以啞解之盧曰苟

為妻而賢何用言矣亦足以戒長舌之婦乃許之盧生
備禮親迎為妻數年恩情甚篤生一男僅二歲聰慧無
敵盧抱兒與之言不應多方引之終無辭盧大怒曰昔
買大夫之妻鄙其夫纔不笑爾然觀其射雉尚釋其憾
今吾陋不及賈而文藝非徒射雉也而竟不言大丈夫
為妻所鄙安用其子乃持兩足以頭撲於石上應手而
碎血濺數步子春愛生於心忽忘其約不覺失聲云噫
噫聲未息身坐故處道士者亦在其前初五更矣其紫

焰穿屋上天火起四合屋室俱焚道士嘆曰措大誤余
乃如是因提其髻投水甕中未頃火息道士前曰出吾
子之心喜怒哀懼惡欲皆能忘也所未臻者愛而已向
使子無噫聲吾之藥成子亦上仙矣嗟乎仙才之難得
也吾藥可重煉而子之身猶為世界所容矣勉之哉遂
指路使歸子春強登臺觀焉其爐已壞中有鐵柱大如
臂長數尺道士脫衣以刀子削之子春既歸愧其恩誓
復自効以謝其過行至雲臺峯無人跡嘆恨而歸

古今說海卷三十

欽定四庫全書

古今說海卷三十一

明 陸楫 編

說淵十一 別傳十一

裴佖先別傳 關名

工部尚書裴佖先年十七為太僕寺丞伯父相國炎遇害佖先廢為民遷嶺外佖先素剛痛伯父無罪乃於朝廷上封事請見面陳得失天后大怒召見盛氣以待之

謂伯先曰汝伯父反干國之憲自貽伊戚爾欲何言伯先對曰臣今請為陛下計安敢訴寃且陛下先帝皇后李家新婦先帝棄世陛下臨朝為婦道者理當委任大臣保其宗社東宮年長復子明辟以塞天人之望今先帝登遐未幾遽自封崇私室立諸武為王誅斥李宗自稱皇帝海內憤惋蒼生失望臣伯父至忠於李氏反誣其罪戮及子孫陛下為計若斯臣深痛惜臣望陛下復立李家社稷迎太子東宮陛下高枕諸武獲全如不納臣

言天下一動大事去矣產祿之誠可不懼哉臣今為陛下計能用臣言猶未晚也天后怒曰何物小子敢發此言命牽出佺先猶反顧曰陛下採臣言實未晚如是者三天后令集朝臣於朝堂杖佺先至百長隸灤州佺先解衣受杖笞至十而佺先死數至九十八而蘇更二笞而畢佺先瘡甚卧驢輿中至流所卒不死在南中數歲娶流人盧氏女生男愿盧氏卒佺先攜愿潛歸鄉歲餘事發又杖一百配北庭貨殖五年致資財數千萬佺先

賢相之姪往來河西所在交二千石北庭都護府城下有夷萬帳則降人也其可汗禮佻先以女妻之可汗唯一女念之甚贈佻先黃金馬駝牛羊甚衆佻先因而致富門下食客常數千人自北庭至東京累道置客以取東京息耗朝廷動靜不數日佻先必知之時補闕李秦授寓直中書進封事曰陛下自登極誅斥李氏及諸大臣其家人親族流放在外以臣所料且數萬人如一旦同心招集為逆出陛下不意臣恐社稷必危讖曰代武

者劉夫劉者流也陛下不殺此輩臣恐為禍深隱天后
納之夜中召入謂曰卿名秦授天以卿授朕也何啟予
心即拜考功員外郎仍知制誥賜朱紱女妓十人金帛
稱是與謀發敕使十人於十道安慰流者其實賜墨敕
與牧守有流放者殺之敕既下佻先知之會賓客計議
皆勸佻先入突厥佻先從之日晚舍於城外束裝時有
鐵騎果殺二人勇而有力以罪流佻先善待之及行使
將馬牛橐駝八十頭盡裝金帛賓客家僮從之者三百

餘人甲兵備足曳犀超乘者半有千里馬二酋先與妻乘之裝畢遽發料天曉人覺之已入突厥境矣既而迷失道遲明唯進一舍乃馳既明候者言酋先走都護令八百騎追之妻父可汗又令五百騎急追誠追者曰舍酋先與妻同行者盡殺之貨財為賞追者及酋先於塞酋先勒兵與戰麾下皆殊死戰殺追騎五百人日昏二將戰死而敗縛酋先及妻與橐駝將至都護所既至械繫穽中具以狀聞待報而使者至召流人數百皆害之

由先以未報故免天后度流人已死又使使者安撫流人曰吾前使十道使安慰流人何使者不曉吾意擅加殺害深為酷暴其輒殺流人使者並所在鑠項將至害流人處斬之以快亡魂諸流人未死或他事繫者魚家口放還由是由先得免乃歸鄉里及唐室再造宥裴炎贈以益州大都督求其後由先乃出授詹事丞歲中四遷遂至秦州都督再節制桂廣一任幽州帥四為執金吾一兼御史大夫太原京兆尹太府卿凡任三品官向

四十政所在有聲績號稱名臣後為工部尚書東京留
守薨壽八十六

古今說海卷三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古今說海卷三十二

明 陸楫 編

說淵十二 別傳十二

震澤龍女傳 闕名

震澤中洞庭山南有洞穴深百餘尺有漁人茅公舵偶
墮洞中旁行昇降五十餘里至一龍宮周迴四五里下
有青泥至膝有宮室門闕龍以氣闢水霏如輕霧晝夜

明徹守門小蛟龍張鱗奮爪拒之不得入公舵在洞數日饑食青泥若粳米旬餘忽髣髴記得歸路得去為吳郡守具言其事聞梁武帝召問杰公公曰此洞穴有四枝一通洞庭湖西岸一通蜀道青衣浦北岸一通羅浮兩山間穴谿一通枯桑島東穴蓋東海龍王第七女掌龍王珠藏小龍千數衛護此珠龍畏蠟愛美玉及空青而嗜鷲若遣使通信可得寶珠帝聞大喜乃詔有能使者厚賞之有會稽郡鄞縣白水郎庾毗羅請行杰公

曰汝五世祖燒殺鄮縣東海潭之龍百餘頭還為龍所
害汝門龍之仇也可無行乎毗羅伏實乃止於是合浦
郡洛黎縣甌越羅子春兄弟二人上書自言家代與陵
水羅水龍為婚遠祖矜能化惡龍晉簡文帝以臣祖和
化龍毒令龍化縣即是臣祖奉宅也象郡石龍剛猛難
化臣祖化之今石龍縣是也東海南天台湘川彭蠡銅
鼓石頭等諸水大龍皆識臣宗祖亦知臣是其子孫請
通帝命杰公曰汝家制龍石尚在否答曰在謹齋至都

試取觀之公曰汝此石能制微風召雨戎虜之龍不能
制海王珠藏之龍又問曰汝有西海龍腦香否曰無公
曰柰之何御龍帝曰事不諧矣公曰西海大船求龍腦
香可得昔桐栢真人數揚道義許謚茅容乘龍各贈制龍
石十斤今亦應在請訪之帝敕命求之於茅山華陽隱
居陶弘景得石兩片公曰是矣帝敕玉工以于闐舒河
中美玉造小函二以桐木灰發其光取宣州空青汰取
其精者用海魚膠膠之成二缶火堅之龍腦香尋亦繼

至杰公曰以蠟塗子春等身及衣佩乃齋燒鶯五百枚
入洞穴至龍宮守門小蛟聞蠟氣俯伏不敢動乃以燒
鶯百事賂之令其通問以其上上者獻龍女龍女食之
大嘉又上玉函青缶具陳帝旨洞中有千餘歲能變化
出入人間之龍善譯時俗之言龍女知帝禮之以大珠
三小珠七雜珠一石以報帝命子春乘龍等載珠還國
食頃之間便至江岸已而子春薦珠帝大喜得聘通靈
異獲天人之寶以珠示杰公杰公曰三珠其一天帝

如意珠之下者其二是驪龍珠之中者七珠二是虫珠
五是海蚌珠人間之上者雜珠是蚌蛤等珠不如火珠
之貴帝遍示百僚朝廷咸謂杰公虛誕莫不詰之杰公
曰如意珠上上者夜光照四十餘里中者十里下者一
里光之所及無風雨雷電水火刀兵諸毒厲驪珠九色
上者夜光百步中者十步下者一室光之所及無蛇虺
虫豸之毒虫珠七色而多赤其虫六足二目目當其陷
處有凹如鉄鼻蚌珠五色皆有夜光及數尺無瑕者為

之上有瑕者為下蚌珠生於蚌腹與月盈虧蛇珠所致
隋侯嘗參即其事也又問蛇鶴之辨對曰使其自適帝
命杰公記蛇鶴二珠以斗餘雜珠散於殿前取大黃蛇
玄鶴各十數處布珠中間於是鶴銜其珠鳴舞徘徊蛇
銜其珠盤屈宛轉羣公觀者莫不歎服帝復出如意龍
虫等珠光之遠近七八九數皆如杰公之言子春在龍
宮得食如花如藥如膏如飴食之香美齋食至京師得
人間風日乃堅如石不可咀咽帝令祕府藏之拜子春

為奉車都尉二弟為奉朝請賜布帛各千匹追訪公脫
往不為龍害所由為用麻油和蠟作照魚衣乃身有
蠟氣故也

古今說海卷三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古今說海卷三十三

明 陸楫 編

說淵十三 別傳十三

袁氏傳 闕名

廣德中有孫恪秀才者因下第遊于洛中至魏王池側忽有一大第土木皆新路人指云斯袁氏之第也恪徑往扣扉無有應者戶側有小房簾帷頗潔謂伺客之

所恪遂褰簾而入良久忽聞啟闕者一女子光容鑒物
艷麗驚人珠初滌其月華柳乍含其煙媚蘭芳靈濯玉
瑩塵清恪疑主人之處子但潛窺而已女摘庭中之萱
草凝思久立遂吟詩曰彼見是忘憂此者同腐草青山
與白雲方展我懷抱吟諷既畢容色慘然因來褰簾忽
覩恪遂驚慙入戶使青衣詰之曰子何人而向於此恪
乃語是稅居之士曰不幸衝突頗益慙駭幸望陳達於
小娘子青衣具以告女曰某之醜拙況不修容郎君久

盼簾帷當盡所覩豈敢更迴避耶願郎君少佇內廳當
暫飾裝而出恪慕其容美喜不自勝語青衣曰誰氏之
子曰故袁長官之女少孤更無姻戚唯與妾輩三五人
據此第耳小娘子見未適人且求售也良久乃出見恪
美艷愈於嚮者所覩命侍婢進茶果曰郎君既無第舍
便可遷囊橐於此廳院中指青衣謂恪曰小有所須但
告此輩恪愧荷而已恪未室又覩女子之婉麗如是乃
進媒而請之女亦欣然相受遂納為室袁氏瞻足巨有

金繒而恪久貧忽車馬煥赫服玩華麗頗為親友之疑
訝多來詰恪恪竟不實對恪因驕倨不求名第日洽豪
貴縱酒狂歌如此三四歲不離洛中忽遇表兄張聞雲
處士恪謂曰既久睽間頗思從容願攜衾綢一永宵話
張生如其所約及夜永將寢張生握恪手密謂之曰愚
兄於道門曾有所授適觀弟詞色妖氣頗濃未審別有
何所遇事之周細必願見陳不然者當受禍耳恪曰不
肖未有所遇張生又曰夫人稟陽精妖受陰氣魂掩魄

盡人則長生魄掩魂銷人則立死故鬼怪無形而全陰也仙人無影而全陽也陰陽之盛衰魂魄之交戰在體而微有失位莫不表白於氣色嚮觀弟神彩陰侵陽位邪干正府真精已耗識用漸隳津液傾輸根蒂浮動骨將化土顏非渥丹必為怪異所鑠何堅隱而不剖其由也恪方驚悟遂陳娶納之因張生大駭曰即此是也其奈之何恪曰弟之忖度何以為異張曰豈有袁氏海內無瓜葛之親哉又辨慧多能如是以為驗遂告張曰某

一生遭迤久處凍餒因茲婚娶頗似蘇息不能負意何
以為計張生怒曰大丈夫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傳云妖
由人興人無覺焉妖不自作且義與身孰親身受其災
而顧其鬼怪之恩義三尺童子尚以為不可何況大丈
夫乎張又曰吾有寶劍亦干將之儔亞也凡有魍魎見
者滅沒前後神奇不可備數詰朝奉借僮攜密室必覩
其狼狽不下昔日王君攜寶鏡而照鸚鵡也不然者則
必被恩愛所迷耳明日恪遂受劍張生告去執手曰善

伺其便恪遂攜劔隱於室內而終有難色袁氏俄覺大怒而謂恪曰子之窮愁我使暢泰不顧恩義遂興非為如此用心且犬彘不食其餘豈能立節行於人世也恪既被責慙顏息慮叩頭曰受教於表兄非宿心也願以軟血為盟更不敢有他意矣因雨泣伏地袁氏遂搜得其劔寸折之若斷輕藕耳恪愈懼似欲奔迸袁氏乃大笑曰張生一小子不能以道義誨其表弟使行其兇毒來當辱之然觀子之心的應不如是然吾匹君已數歲

矣子何慮哉恪方稍安後數日因出遇張生曰奈何使
我撩虎鬚幾不脫虎口耳張生問劔之所在具以實對
張生大駭曰非吾所知也深懼而不敢來謁後十餘年
袁氏已鞠育二子治家甚嚴不喜參雜後恪之長安謁
舊友人王相國縉遂薦于南康張萬頃大夫為經畧判
官挈家而往袁氏每遇青松高山凝睇久之若有不快
意到瑞州袁氏曰去此半程江孺有峽山寺我家舊有
門徒僧惠幽居于此寺別來數十年僧行夏臘極高能

別形骸善出塵垢儻經彼設食頗益南行之福恪曰然
遂辦齋蔬之具及抵寺袁氏欣然易服理鬢攜二子詣
老僧院若熟其選者恪頗異之遂持碧玉環子而獻僧
曰此是院中舊物僧亦不曉及齋罷有野猿數十連臂
下于高松而食于臺上後悲嘯捫蘿而躍袁氏惻然俄
命筆題僧壁曰剖破恩情役此心無端變化幾湮沉不
如逐伴歸山去長嘯一聲烟霧深乃擲筆於地撫二子
咽泣數聲語恪曰好好住好好住吾當永訣矣遂裂衣化為

老猿追嘯者躍樹而去將抵深山而復返視恪乃驚怛若魂飛神喪良久撫二子一慟乃詢於老僧僧方悟此猿是貧道為沙彌時所養開元中有天使高力士經過此憐其慧黠以束帛而易之聞抵洛京獻于天子時有天使來往多說其慧黠過人常馴擾于上陽宮內聞安史之亂即不知所之於戲不期今日更覩其怪異耳碧玉環者本訶陵胡人所施當時亦隨猿頸而往今方悟矣恪遂惆悵艤舟六七日攜二子而迴棹更不能之任

矣

古今說海卷三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古今說海卷三十四

明陸楫編

說淵十四

別傳十四

少室仙姝傳

闕名

寶厯中有封陟孝廉者居于少室貌態潔朗性頗貞端志在典墳僻於林藪探義而星歸腐草閱經而月墜幽窻矻矻孜孜俾夜作晝無非搜索隱奧未嘗縱愒日時

也書堂之畔景像可窺泉石清寒桂蘭雅澹戲猱每竊
其庭果唳鶴頻栖於澗松虛籟時吟凝埃晝閒煙鐸簾
篔之翠節露滋躑躅之紅葩薜蔓衣牆苔茸毯砌時夜
將午忽飄異香酷烈漸布於庭際俄有輜輶自空而降
畫輪軋軋直湊簷楹覩一仙姝侍從華麗玉珮敲磬羅
裙曳雲體欺皓雪之容光臉奪芙蓉之濯豔正容斂衽
而揖陟曰某籍本上仙謫居下界或遊人間五岳或止
海面三峯月到瑤階愁莫聽其鳳管蟲吟粉壁恨不寐

於鴛衾鷺浪語而徘徊鸞虛歌而縹緲寶瑟休泛虬
嬾斟紅杏豔枝激含頰於綺殿碧桃芳萼引凝睇於瓊
樓既厭曉粧漸融春思伏見郎君丰儀濬潔襟量端明
學聚流螢文含隱豹所以慕其貞朴愛此孤標特謁光
容願持箕箒又不知郎君雅旨如何陟攝衣朗燭正色
而坐言曰某家本貞廉性唯孤介貪古人之糟粕究前
聖之指歸編柳苦辛然糠幽暗布被糲食燒蒿茹藜但
自固窮終不斯濫必不敢當神仙降顧斷意如此幸早

迴車姝曰某乍造門牆未申懇迫輒有詩一章奉留後
七日更來詩曰謫居蓬島別瑤池春媚烟花有所思為
愛君心能潔白願操箕箒奉屏幃陟覽之若不聞雲輶
既去窻戶遺芳然陟心中不可轉也後七日夜姝又至
騎從如前時麗容潔服豔媚巧言又白陟曰某以業緣
遽縈魔障欻起蓬山瀛島繡帳錦宮恨起紅茵愁生翠
被難窺舞蝶於芳草每妬流鶯於綺叢靡不雙飛俱能
對跣自矜孤寢轉惜空閨秋却銀缸但凝眸於片月春

尋瓊圃空杼思於殘花所以激切前時布露丹懇幸垂
采納無阻精誠又不知郎君意竟如何陟又正色而言
曰某身居山藪志已顛蒙不識鈇華豈知女色幸垂速
去無相見尤姝曰願不貯其深疑幸望容其陋質輒更
有詩一章後七日復來詩曰弄玉有夫皆得道劉剛兼
室盡登仙君能仔細窺朝露須逐雲車拜洞天陟覽之
又不迴意後七日夜姝又至態柔容冶靚衣明眸又言
曰逝波難駐西日易頽花木不停薤露非久輕漚泛水

只得逡巡微燭當風莫過瞬息虛爭意氣能得幾時恃
賴韶顏須臾槁木所以君誇容鬢尚未凋零固止綺羅
貧窮典籍及其衰老何以任持我有還丹頗能駐命許
其依託必寫襟懷能遣君壽例三松瞳方兩目仙山靈
府任意追遊莫種槿花使朝晨而騁豔休敲石火尚昏
黑而流光陟乃怒目而言曰我居書齋不欺暗室下惠
為證叔子為師是何妖精苦相凌逼心如鐵石無更多
言儻若遲迴必當窘辱侍衛諫曰小娘子迴車此木偶

人不足與語況窮薄當為下鬼豈神仙配偶耶姝長吁
曰我所以懇懇者為是青牛道士之苗裔況此時一失又
須曠居六百年不是細事於戲此子大是忍人又留詩
曰蕭郎不顧鳳樓人雲溢迴車淚臉新愁想蓬瀛歸去
路難窺舊苑碧桃春輜軒出戶珠翠響空冷冷簫笙杳
杳雲路然陟意不易後三年陟染疾而終為太山所追
束以巨鎖使者驅之欲至幽府忽遇神仙騎從清道甚
嚴使者躬身於路左曰上元夫人遊太山耳俄有仙騎

召使者與囚俱來陟至彼仰窺乃昔日求偶仙妹也但
左右彈指悲嗟仙妹遂索追狀曰不能於此人無情遂
索大筆判曰封陟性雖執迷操惟堅潔實由朴慙難責
風情宜更延一紀左右令陟跪謝使者遂解去鐵鑕曰
仙官已釋則幽府無敢追攝使者却引歸良久蘇息後
追悔昔日之事慟哭自咎而已

古今說海卷三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古今說海卷三十五

明 陸楫 編

說淵十五

別傳十五

李林甫外傳

闕名

唐右丞相李公林甫年二十尚未讀書在東都好遊獵
打毬馳逐鷹狗每於城下槐壇下騎驢擊鞠略無休日既
憊捨驢以兩手返據地歇一日有道士甚醜陋見李公

踞地徐言曰此有何樂郎君如此愛也李怒顧曰闕足
下何事道者去明日又復言之李公幼聰悟意其異人
乃攝衣起謝道士曰郎君雖善此然忽有顛墜之苦則
悔不可及李公請自此修謹不復為也道士笑曰與郎
君後三日五更會於此曰諾及往道士已先至曰為約
何後李乃謝之曰更三日復來李公夜半往良久道士
至甚喜談笑極洽且曰某行世間五百年見郎君一人
已列仙籍合白日升天如不欲則二十年宰相重權在

已郎君且歸熟思之後三日五更復會於此李公回計
之曰我是宗室少豪俠二十年宰相重權在己安可以
白日升天易之乎已決矣及期往白道士嗟嘆咄叱如
不自持曰五百年始見一人可惜可惜李公悔欲復之
道士曰不可也神明知矣與之叙別曰二十年宰相生
殺權在己威振天下然慎勿行陰賊當為陰德廣救拔
人無枉殺人如此則三百年後白日上升矣官祿已至
可便入京李公匍匐泣拜道士握手與別時李公堂叔

為庫部郎中在京遂詣叔父以其縱蕩不甚紀錄之頗
驚曰汝何得至此曰某知向前之過今故候覲請改節
讀書願受鞭箠庫部甚異之亦未令就學每有賓客遣
監杯盤之飾無不修潔或謂曰汝為吾著某事雖雪深
沒踝亦不去也庫部益親憐之言於班行知者甚衆自
後以廕叙累官至贊善大夫不十年遂為相矣權巧深
密能伺上旨恩顧隆洽獨當衡軸人情所畏非臣下矣
數年後自固益切乃起大獄誅殺異已寃死相繼都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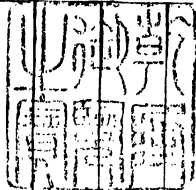
道士槐壇之言戒也時李公之門將有趨謁者必望之而步不敢乘馬忽一日方午有人扣門吏驚候之見一道士甚枯瘦曰願報相公闕者呵而逐之外吏又欲鞭縛送于府道士微笑而去明日日中復至門者乘間而白李公曰吾不記識汝試為通及道士入李公見之醒然而悟乃槐壇所覩也慙悸之極若無所措却思二十年前之事今已至矣所承教戒曾不慙行中心如疾乃拜道士迎笑曰相公安否當時之請並不見從遣相公行

陰德專枉殺人上天甚明譴謫可畏如何李公但擡額而已道士留宿李公盡除僕使處於中堂各居一榻道士唯少食茶果餘無所進至夜深李公曰昔奉教言尚有昇天之挈今復遂否道士曰緣相公所行不合其道有所竄責又三百年也更六百年乃如約矣李公曰某人間之數將滿既有罪譴後當如何道士曰莫要知否亦可一行李公降榻拜謝曰相公安神靜慮萬想俱遣幾如枯株即可俱也良久李公曰某都無念慮矣乃下

招曰可同往李公不覺便隨道士去出大門及春明門到輒自開李公援道士衣而過漸行十數里李公素貴尤不善行困苦頗甚道士亦自知之曰莫思歇否乃相與坐於路隅逡巡以數節竹授李公曰可乘此至地方止慎不得開眼李公遂跨之騰空而上覺身泛大海但聞風水之聲食頃止見大郭邑介士數百羅列城門道士至皆迎拜兼拜李公約一里到一府署又入門復有甲士升階至大殿帳榻華侈李公困欲就帳卧道士驚

牽起曰未可恐不可迴耳此是相公身後之所處也曰
審如是某亦不恨道士笑曰茲介鱗之屬其間苦事亦
不少遂却與李公出大門復以竹杖授之一如來時之
狀入其宅登堂見身冥坐於床上道士乃呼曰相公相
公李公遂覺涕泗交流稽首陳謝明日別去李公厚以
金帛贈之俱無所受但揮手而已曰勉旃六百年後方
復見相公遂出門而逝不知所在先是安祿山常養道
術士每語之曰我對天子亦不恐懼唯見李相公若無

地自容何也術士曰公有陰兵五百皆有銅頭鐵額常在左右何以如此某安得見之祿山乃奏請宰相宴於己宅密遣術士於簾間窺伺退曰奇也某初見李相公有一青衣童子捧香爐而入僕射侍衛銅頭鐵額之類皆穿屋踰牆奔而去某亦不知其故也當是仙官暫謫在人間耳



古今說海卷三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古今說海卷

三十六至
四十二

詳校官中書臣吳璫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琪

校對官中書臣郭晉

謄錄監生臣趙鳴臬

欽定四庫全書

古今說海卷三十六

明 陸楫 編

說淵十六

別傳十六

遼陽海神傳

明 蔡明

程宰士賢者徽人也正德初元與兄某挾重貨商于遼陽數年所向失利展轉耗盡徽俗商者率數歲一歸其妻孥宗黨全視所獲多少為賢不肖而愛憎焉程兄弟

既皆落莫羞慚慘沮鄉井無望遂受傭他商為之掌計
以餬口二人聯屋而居抑鬱憤懣殆不聊生至戊寅秋
又數年矣遼陽天氣早寒一夕風雨暴作程已擁衾就
枕苦寒思家攬衣起坐悲歌浩歎恨不速死時燈燭已
滅又無月光忽盡室明朗殆同白晝室中什物毫髮可
數方疑惑間又覺異香氣氤氳莫知所自風雨息聲寒威
頓失程益錯愕不知所為亟啟戶出視則風雨晦寒如
故閉戶入室即別一境界矣疑鬼物所幻高聲呼怪冀

兄聞之兄寢室纔隔一土壁連呼數十寂然不應愈惶
急無計遂引衾幕首向壁而卧少頃又聞空中車馬喧
鬧管絃金石之音自東南來初猶甚遠須臾已入室矣
回眸竊視則三美人皆朱顏綠鬢明眸皓齒約年二十
許冠帔盛飾若世所圖畫后妃之狀遍體上下金翠珠
玉光艷互發莫可測識容色風度奪目驚心真天人也
前後左右侍女數百亦皆韶麗或提爐或揮扇或張蓋
或帶劔或持節或捧器幣或秉花燭或挾圖書或列寶

玩或荷旌幢或擁衾褥或執巾帨或奉盤匱或擎如意
或舉榖核或陳屏障或布几筵或奏音樂雖紛紜雜沓
而行列整齊不少錯亂室纔方丈數百人各執其事周
旋進退綽然有餘不見其隘門牕皆扁不知何自而入
俄頃冠帔者一人前逼床撫程微笑曰果熟寢耶吾非
禍人者子有夙緣故來相就何見疑若是且吾已至此
必無去理子便高呼終夕兄必不聞徒自苦耳速起速
起程私計此物靈變若斯非仙則鬼果欲禍我雖卧不

起其可道乎且彼既有夙緣語亦或無害遂推枕下榻
匍匐前拜曰下界愚夫不知真仙降臨有失虔迓誠合
萬死伏乞哀憐美人引手掖程起慰令無懼遂與南面
同坐其二人者東西相向皆言今夕之會數非偶爾慎
勿自生疑阻遂命侍女行酒進饌品物皆生平目所未
覩纔一舉筋珍美異常心胃頓爽俄以紅玉蓮花卮進
酒卮亦絕大約容酒升許程素少飲固辭不勝美人笑
曰郎懼醉耶此非人間麴蘖所醞奈何驟以狂藥見疑

遂自舉卮奉程程不得已為之一吸酒凝厚如飴而爽滑異甚畧不粘齒其甘香清冽醴泉甘露弗及也不覺一卮俱盡美人又笑曰郎已信吾未遂連酌數卮精神愈開畧無醉意酒每一行必八音齊奏聲調清和令人有超凡遺世之想酒闌東西二美人起曰夜已向深郎夫婦可就寢矣遂為褰帷拂枕而去其餘侍女亦皆隨散凡百器物瞥然不見門亦尚扃又不知何自而出獨留同坐美人相與解衣登榻則帷褥衾枕皆極珍奇非

向之故物矣程雖駭異殊亦心動美人徐解髮縮鬢黑
光可鑑殆長大餘肌膚滑瑩凝脂不若側身就程豐若
有餘柔若無骨程於斯時神魂飄越莫知所為矣已而
交會纔合丹流浹藉若喜若驚若遠若近嬌怯宛轉殆
弗能勝真處子也程既喜出望外美人亦眷程殊厚因
謂世間花月之妖飛走之怪往往害人所以見惡吾非
若比郎慎勿疑雖不能有大益於郎亦可致郎身體康
勝資用稍足儻有患難亦可周旋但不宜漏泄耳自今

而後遂當恒奉枕席不敢有廢兄雖至親亦慎勿言言則大禍踵至吾亦不能為子謀矣程聞言甚喜合掌自誓云某本凡賤猥蒙真仙厚德恨碎骨粉身不能為報伏承法旨敢不銘心儻違初言九殞無悔誓畢美人挾程項謂曰吾非仙也實海神也與子有夙緣甚久故相就耳須臾隣舍雞鳴至再美人攬衣起曰吾今去矣夜當復來郎宜自愛言畢昨夕二美人及諸侍女齊到各致賀詞盥洗嚴粧捧擁而出美人執程手囑令勿泄丁

寧數四去復回顧不忍暫舍愛厚之意不可言狀程益
傾喜發狂不能自禁轉盼間已失所在諦觀門扉猶昨
夕所扃也回視室中則土炕布衾荆筐蘆席依然如舊
向之瑰異無有矣程茫然自失曰豈其夢耶然念飲食
笑語交合誓盟之類皆歷歷明甚非夢境也且感且喜
頃之曙色辨物出就兄室兄大駭曰汝今晨神彩發越
頓異昨日何也程恐見疑謬言年來失志鄉井無期昨
夕暴寒愁思殊切展轉悲歎竟夕不寢兄必聞之有何

快心而神彩發越耶兄言我亦苦寒思家不寢靜聽汝
室始終闐然何嘗聞有悲歎聲耶已而商夥羣至見程
容色皆大駭異言與兄合程但唯唯謙晦而已然程亦
自覺神思精明肌體膩潤倍加於前心竊喜之惟恐其
不復至也是日頻視晷影恨不速移纔至日晡託言腹
痛入室扃扉度想以伺及街鼓初動則室中忽然復明
宛如昨夕俄頃雙爐前尊美人至矣侍女數人耳儀從
不復疇昔之盛彼二人者亦不復來美人笑曰郎果有

心若是但當終始于一耳即命侍女行酒薦饌珍腴如
昨歡譁諧笑則有加焉須臾徹席就寢侍女復散顧視
床褥又錦繡重疊矣然不見其鋪設也程私念吾且詐
跌床下試其所為方欲轉身則室中全襯錦裯地無寸
隙矣是夕綢繆好合愈加親狎晨鷄再鳴復起粧沐而
去自後人定即來鷄鳴即起率以為常殆無虛夕雖言
語喧鬧音樂迭奏凡室甚邇終不聞知莫知其何術也
程每心有所慕即舉目便是極其神速一夕偶思鮮荔

枝即有帶葉百餘顆香味色皆絕珍美他夕又念楊梅
即有白色一枝長三四尺約二百餘顆甘美異常葉殊
鮮嫩食餘忽不見時已深冬不知何自而得況二物皆
非北地所產也又夕言及鸚鵡程言聞有白者恨未之
見轉盼間已見數鸚鵡飛舞于前白者五色者相半或
誦佛經或歌詩賦皆漢音也一日市有大賈售寶石二
顆所謂硬紅者色若桃花大於拇指價索百金程偶見
之是夜言及美人撫掌曰夏蟲不可語冰信哉言絕即

異寶滿室珊瑚有高丈許者明珠有如鵝卵者五色寶石有如栲栳者光艷燦目不可正視轉睫間又忽空室矣是後相狎既久言及往年貿易耗折事不覺嗟歎美人又撫掌曰方爾歡適便以俗事嬰心何不洒脫若是耶雖然郎本業也亦無足異言絕即金銀滿前從地及棟莫知其數指謂程曰予欲是乎程散艷之極欲有所取美人引筋挾食前肉一嚮擲程面問曰此肉可粘君面否程言此是他肉何可粘吾面也美人笑指金銀此

是他物何可為君有耶君欲取之亦無不可但非分之物不足為福適取禍耳吾安忍禍君也君欲此物可自經營吾當相助耳時己卯初夏有販藥材者諸藥已盡獨餘黃蘗大黃各十餘斤不售殆欲委之而去美人謂程是可居也不久大售矣程有傭直銀十餘兩遂盡易而歸其兄謂弟失心病風諍罵不已數日疫癘盛作二藥他肆盡缺即時踴貴果得五百餘金又有荆商販絲段者途間遭濕熱蒸發班過半日夕涕泣美人謂程是

亦可居也遂以五百金獲四百餘匹兄又頓足不已謂弟福薄得此非分之財隨亦喪去為之悲泣商夥中無不相咎竊笑者月餘逆藩宸濠反于江西朝廷急調遼兵南討師期促甚戎裝衣幟限在朝夕帛價騰踴程所居者遂三倍而售庚辰秋有蘇人販布三萬餘者已售什八矣尚存篋者什二忽聞母死急欲奔喪美人又謂程是亦可居也程往商價蘇人獲利已厚歸計又急止取原直而去蓋以千金易六千餘匹云明年辛巳三月

武宗崩天下服喪遼既絕遠布非土產價遂頓高又獲利三倍如是屢屢不能悉紀四五年間展轉數萬殆過昔年所喪十倍矣宸濠之變也人心危駭流言屢至或謂據南都即位矣或謂兵渡淮矣或謂過臨清近德州矣一日數端莫知誠偽程心念鄉邑殊不能安私叩美人美人哂曰真天子自在湖湘間彼何為者止作死耳行且就擒矣何以慮為時七月下旬也月餘報至逆徒果以是月二十六日兵敗程初聞真天子在湖湘之說

恐江南復遭他變愈疑懼美人搖首曰無事無事國家
慶祚靈長天下方享太平之福近在一二年耳更叩其
詳日期已近矣何必豫知再期今上中興海宇於變悉
如美人之言其明驗之大者如此餘細弗錄他夕程問
天堂地獄因果報應之說有諸曰作善降之百祥作不
善降之百殃心所感召各以類應物理自然若謂冥冥
之中必有主者銖銖兩兩而較其重輕以行誅賞為神
祇者不亦勞乎輪迴之說有諸曰釋以為有誣也儒以

為無亦誣也人有真元完固者形骸雖斃而靈性猶存
投胎奪舍間亦有之十億中之一二也人死而為厲有
諸曰精神未散無所依歸往往憑物為厲所謂游魂為
變耳人間祭祀鬼神歆饗有諸曰精誠所至一氣感通
自然來格非鬼而祭徒自諂耳所謂神不散非類民不
祀非族也人有化為異類者何也曰人之心術既與禽
獸無異積之至久外貌猶人而五內先化一旦改形無
足深訝異類亦有化人者何也曰是與人化異類同一

理耳人有為神仙者何也曰異類猶有化人者況人與
仙本一階耳又何足異雷神巧異往往有迹何也曰陽
能變化理所自然人得幾何而智巧若是況雷實至陽
其為神變何足怪乎龍能變化大小不常何也曰龍亦
至陽故能屈伸變化無足問也蜃氣能為山川城郭樓
臺人物之形何也曰天地精明之氣游變無常兩間所
有時或示現此可驗天地生物之機所謂在天成象在
地成形也蜃何能為程平生所疑皆為剖析詞旨明婉

如指諸掌又夕問美人姓氏為何曰吾既海神有何姓氏多則天下人皆吾同姓否則一姓亦無也有父母親戚乎曰既無姓氏豈有親戚多則天下人盡吾同胞少則全無瓜葛也年幾何矣曰既無所生有何年歲多則千歲不止少則一歲全無言多此類迨嘉靖甲申首尾七年每夜必至氣候悉如江南二三月琪花寶樹仙音法曲變幻無常耳目應接不暇有時或自吹簫鼓琴浩歌擊筑必高徹雲表非復人世之音蓋凡可以娛程者

無不至也兩情繾綣愈久愈固一夕程忽念及鄉井謂
美人曰僕離家二十年矣向因耗折不敢言旋今蒙大
造豐饒過望欲暫與兄歸省墳墓一見妻子便當復來
永奉歡好期在周歲幸可否之美人歎歎曰數年之
好果盡此乎郎宜自愛勉圖後福言訖悲不自勝程大
駭曰某告假歸省必當速來以圖後會何敢有負恩私
而夫人乃遽棄捐若是耶美人泣曰大數當然非關彼
此郎適所言自是數當永訣耳言猶未已前者同來二

美人及諸侍女儀從一時皆集簫韶迭奏會燕如初美人自起酌酒勸程追叙往昔每吐一言必沈瀾哽咽程亦為之長慟自悔失言兩情依依至于子夜諸女前啟大數已終法駕備矣速請登途無庸自戚美人猶執程手泣曰子有三大難近矣時宜警省至期吾自相援過此以後終身清吉永無悔吝壽至九九當候子於蓬萊三島以續前盟子亦自宜宅心清淨力行善事以副吾望身雖與子相遠子之動作吾必知之萬一墮落自干

天律吾亦無如之何也後會迢遙勉之勉之丁寧頻復
至于十數程斯時神志俱喪一辭莫措但雪涕耳既而
隣鷄羣唱促行愈急乃執手泣訣而去猶復回盼再四
方忽寂然於時蟋蟀悲鳴孤燈半滅頃刻之間恍如隔
世亟啟戶出觀但曙星東升銀河西轉悲風蕭颯鐵馬
叮噓而已情發於中不覺哀慟纔號一聲兄即驚呼問
故蓋不復昔之若聾矣兄既細詰不已度弗能隱乃具
述會合始末及所以豐裕之由兄始駭悟相與南望瞻

拜至明而城之內外傳皆遍矣程由是終日鬱鬱若居
伉儷之喪遂束裝南歸俾兄先部貨賄自潞河入舟而
自以輕騎由京師出居庸至大同省其從父流連累日
未發忽夕夢美人催去甚急曰禍將至矣猶盤桓耶程
憶前言即晨告別而從父殷勤留餞抵暮出城時已曛
黑乃寓宿旅館是夜三鼓又夢美人連催速發云大難
將至稍遲不得脫矣程驚起策騎東奔四五里忽聞砲
聲連發回望城外則火炬四出照天如晝矣蓋叛軍殺

都御史張文錦脅城內外壯丁同逆也及抵居庸夜宿
關外又夢美人連促過關云稍遲必有狴犴憂矣程又
驚起叩關候門啟先入行數里而宣府檄至凡自大同
入關者非公差吏人皆桎梏下獄詰驗恐有姦細入京
也是夜與程偕宿者無一得免有禁至半年者有瘦死
於獄者程入舟為兄備言得脫之故感念不已及過高
郵湖天雲驟黑狂風怒號舟掀蕩如簸須臾二桅皆折
舵零落如粉傾在瞬息矣忽聞異香滿舟風即頓息俄

而黑霧四散中有彩雲一片正當舟上則美人在焉自腰以上毫髮分明以下則霞光擁蔽莫可辨也程悲感之極涕泗交下遙瞻稽首美人亦於雲端舉手答禮容色猶戀戀如故也舟人皆不之見良久而隱從是遂絕矣戊子初夏余在京師聞其事猶疑信間適某僉憲某總戎自遼入京言之詳甚然猶未聞大同以後事今年丙申在南院客有言程來遊雨花臺者遂令邀與偕至詢其始末程故儒家子少嘗讀書其言歷歷具有源委

且年已六袞容色僅如四十許人足徵其遇異人無疑
而昔聞不謬也作遼陽海神傳

古今說海卷三十六